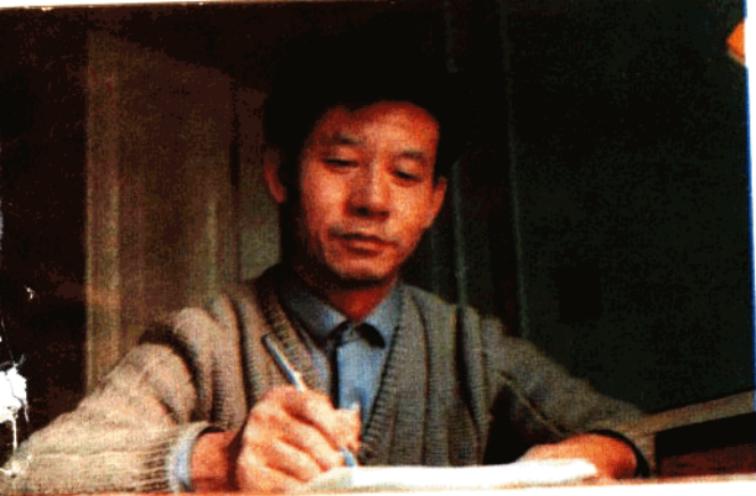


梦  
幻  
年  
华

黄健民

北方文海出版社

◀ 作家近照



初冬时)。

而你到过强劲的寒流袭击过的地带，  
越过漫天高崖，呼伦贝尔草原，塞进祖国的  
版图这个省份，横冲直撞，肆虐无忌。金色  
的秋天被银装素裹不出身影。对木槿花(一  
黄色)，红色的叶片，只剩下枯槁的枝干，  
在寒风中颤栗着，发出“呜——”的呻吟。江河  
停止了往日的喧嚣，仿佛凝滞了似的，象  
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拄着手杖，艰难地，  
缓慢地向前行走着。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事  
物——植物世界，虽然在冰山植物，如  
珊瑚礁，长冬桂叶红花(一冷)人口外，  
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

冬天时)。呼伦贝尔，空寂，冷漠。  
严寒。

## 目 录

第一章	冠军之争	1
第二章	床位的争吵	8
第三章	两个教练	23
第四章	选队长	30
第五章	让床	41
第六章	留级大王	49
第七章	倒数的亚军	57
第八章	父母心	68
第九章	霜打的茄子	77
第十章	十字路口	87
第十一章	熄灭的火燃亮了	97
第十二章	龙腾虎跃	108
第十三章	一车沙子	121
第十四章	藏在树林里的花篓	131
第十五章	悔恨	144
第十六章	风波	152
第十七章	布告贴过之后	161
第十八章	中流击水	173
第十九章	泪花流	184

第二十章	啊！月亮湖	193
第二十一章	月亮湖的传说	203
第二十二章	我当先锋	214
第二十三章	密林历险	225
二十四章	认错	245
二十五章	大海那边飘来的喜讯	260
二十六章	过早的萌动	271
二十七章	在酒店里	277
二十八章	宋世光失踪了	290
二十九章	夜话	299
第三十章	冰场上的笑声	307
第三十一章	尾声	318

## 第一章 冠军之争

凌江市首届中学生冰球赛正在进行争夺冠军的决赛。

比赛紧张、激烈，镜面似的冰球场上，身着红红绿绿服装的冰球队员飞奔着，好象一匹匹扬鬃甩尾的马驹。挥舞的球杆，若一道道闪电；飞驰的冰球，似流星划过。冰球队员撞到界墙上，发出“咚咚”“咚咚”沉闷的声音。冰球击在界墙上，发出“叭叭”清脆的响声。这些声音同冰球队员的叫喊声，场外观众的喝彩声、助威声混杂在一起，组成了一支雄浑、壮阔的交响乐。冰场上溅起的冰沫雪烟，在阳光的照耀下，宛若彩虹一般绚烂。

仅有一千八百多平方米的冰球场似一块磁力极强的巨型磁铁，把凌江市的冰球迷从四面八方吸引过来，并牢牢地贴在身上。

看台上，围满了观众，坐着的，站着的，人头攒动，黑鸦鸦一片。他们挥痛了手臂，喊哑了嗓子，为冰球队员们呐喊助威。观众中大半是生气勃勃的中学生和青年，也有喜欢运动的中年人和好奇心极强的儿童，零星夹杂着上了年纪的老人。各式各样的棉帽、耳包，各种颜色的头巾、围巾织成一片五颜六色的海洋。这片海洋不平静，随着波浪的翻滚，发出阵阵喧嚣——喝彩声，助威声，笑声，喊声，口哨声，起哄声，此起彼伏，永无休止。

天气干冷干冷的，正是三九隆冬季节。早晨，市电台播出了

今天的天气预报，最低温度：零下二十八度；最高温度：零下十七度。当然，这还不是当地最冷的天气。不过，在这个季节里原地不动坐上或站上一、两个小时，也是够劲的。

人们呼出的热气，沾在帽子上、围巾上、头发上、胡须上、眉毛上，顷刻之间，凝成了白霜。小孩和姑娘的脸蛋冻得通红，象熟透的苹果。戴眼镜的更是遭罪，时不时地摘了下来，擦拭蒙霜的镜片。脚冻得跟猫咬似的，再暖和的棉鞋也招架不住严寒的袭击，要不时地跺脚，才能缓解。再厚实的棉衣也免不了被寒风打透，人们感到周身冷嗖嗖的。球迷们没有因此而离去，宁可挨冻，也要把这场球赛看完。

是呀，这是本市历史上第一次中学生冰球赛，又是冠军之争，怎能不饱足眼福哩。

比赛的两个队，一个是市二中冰球队，一个杏花煤矿中学冰球队。比赛进行了两局，这最后一局已进行了十五分钟。两局总比分六比六。比赛只剩最后五分钟，这可是个关键时刻，谁要射进一球，就稳拿冠军的锦旗了。

谁不想夺取这顶辉煌的桂冠哩，双方队员都使出浑身解数，拼出全身力气。

着紫红色上衣和绿色裤腿的是二中冰球队；着黄色上衣和红色裤腿的是杏花矿中学冰球队。双方队员你争我夺，球打得相当激烈，相当精彩，扣人心弦，令人眼花缭乱。

如果把球场比做一块洁白的玉盘，那么，场上十二名冰球队员就是在玉盘上滚动的粒粒璀璨的珍珠。那颗小小的、黑色的、硬橡胶制的扁平圆形冰球似流星在场内飞来飞去，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牵动着十二名队员的眼睛和脚步，牵动着场外一千多名观众的眼睛和心弦。冰球队员们滑跑腾跃，互相追逐，猛似老虎，捷如猿猴，快如飞燕，轻如游鱼。比赛的少年英俊、潇洒、矫健、灵

敏，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二中，加油！”

“加油，二中！”

看台南端大部分是二中的学生，他们挥着拳，跺着脚，为本校队员呐喊助威。

“杏花，加油！”

“加油，杏花！”

看台北端的大部分是杏花煤矿中学的学生，他们击打着拍节，为本校的队员鼓劲壮威。

“五号加油！”

“二号加油！”

“梁进加油！”

“殷高扬加油！”

“哥哥，加油！”

“弟弟，加油！”

“小宝子，加油！”

“小锁柱，加油！”

为这些队员呐喊助威的或是他们的同学，或是他们的伙伴，或是他们的邻居，或是他们的亲人。有些人竟喊出了队员们的乳名，惹得周围人哄笑不止。

喧嚣的声浪息了，比赛场上出现了扣人心弦的场面，一千多名观众的视线全被牵了过去。二中组织了一次攻势凌厉的进攻，队员配合之巧妙，速度之快，是本届比赛前所未有的。他们很快突破了中区，进入杏花煤矿中学的守区。杏花煤矿中学的两名后卫见势不妙，立刻摆成八字形，分立球门前两侧，弓着腰，横握球杆，神情显得分外紧张，紧盯着前面厮杀的队员，做出堵截的架式。

二中左锋巧妙地躲过对方左卫的拦截，把球打给本队的左锋。杏花煤矿中学的右卫突然从斜刺里杀出来，把球截住。他刚想挥动球杆，把球打给蓝线外的本队中锋，身体被重重撞了一下，要不是反映灵敏，伸出右腿，收回左腿；蹲下身子，改变重心，肯定倒地。原来二中的左锋赶了上来，用右肩撞了他一下，在冰球比赛中，这叫合理冲撞，不算犯规。杏花煤矿中学右卫打了个趔趄，稳住身子，刚想把球运走，“叭”地一声，自己的球杆被挑了起来。与此同时，挑起自己球杆的那柄球杆插了过来，把球拨走了。这一系列动作是在几秒钟内完成的，干净、利落，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二中左锋抢走了冰球，杏花煤矿中学右卫哪里肯让，急追了过去，从二中左锋背后绕到他的前面，切断了去路。其他队员欲上前助战，但各自被“人盯人”看住了，上不了前。杏花煤矿中学的右卫是个优秀的后卫，堵截技术相当高超。二中的左锋几次想带球越过去，都没有成功。杏花煤矿中学右卫个高体壮，想仗身体的优势把球夺过来。他瞅个机会，故意减慢速度，用球杆去挑对方的冰球，想转移对方的注意力。与此同时，他挺起胸膛，向对方狠狠撞去，企图仗自己的体沉力大，把对方撞倒，然后把球夺走。谁知，二中的右锋机灵得象只猴子，向左侧一闪，躲过了对方的冲撞，场外的观众以为他要带球过人了，谁知他并没有过人，而是挥起球杆，把球向界墙击去，然后，疾步上前滑行，越过杏花煤矿中学的右卫，向球门滑去。被他击打的冰球撞到界墙上，反弹了回来，不偏不歪，正落在他的脚下。刹那间，只见他倒退了两步，挥起球杆，将球奋力向球门射去，杏花煤矿中学的守门员没料到球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扑了一个空，冰球似一颗呼啸的子弹飞进球门，球门的尼龙丝网抖动了两下。

监门员举动了红色三角旗，裁判员鸣笛，打起射中有效的手势。

“好呀！”

“真够棒的！”

“这招够绝的啦！”

“五号真能！”

“五号呱呱叫！”

看台上观众热烈地评论着，称赞二中左锋五号的高超球艺，观众的喝彩声象一声声惊雷，炸响在看台的上空。声音最高的当然还是二中的学生。

射中球门的二中五号队员叫梁进。从偷球到射门这一系列动作，仅仅在二、三分钟内完成的。勇敢的精神，机敏的动作，精湛的球艺使观众大为赞叹。看了前两局比赛的观众都清楚地记得，二中射进的六个球有四个球是这个个子最矮，胸前佩戴着“正”符号的五号队员射中的。

欢呼的声浪仍在看台上空徘徊，经久不息。

看台北边的杏花煤矿中学的学生沉不住气了，骚动起来，有的说起泄气话，有的失望地叹息着，有的急得直搓手、跺脚。有的谴责本队的右卫无能，有的责骂守门员笨蛋，有的责怪中锋丢了球，有的甚至抱怨起教练，为什么不更换一种更有效的战术。要不是有界墙和保护网拦着，看台上疯了的学生说不定会一窝蜂涌进场内，亲自向本校队员，教练员出谋划策，或索性脱掉衣服，换上冰球服，亲自上场厮杀一番，把眼看就要失败的局面夺了回来。

站在北面看台上一个戴红色耳包，着烟色皮夹克学生模样的青年声嘶力竭地喊道：“殷高扬，看住五号！看住五号！”

场上，杏花煤矿中学的三号队员听见喊声，朝看台望去，仔

细搜寻着，终于瞅见了站在显眼处戴红耳包，着皮夹克的喊者。喊者见三号队员回头望他，眨着一双小眼睛，狡黠地笑着，双手向前做了一个推的动作。

三号队员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笛声响了，比赛继续进行。杏花煤矿中学为挽回败局，拼尽最后气力组织了一次快速进攻，但没有奏效，球刚进入二中的守区，就被堵截回来。二中的中锋截住了球，把球传给右锋，右锋接过球，把球传给左锋——五号队员梁进。梁进挥动着球杆，拨动着冰球，疾速滑行，越过对方堵截的两名队员，突破蓝线，直向球门奔去。

球又在这个威慑力大，射门命中率高的队员杆下，而且直奔球门而来，看台上顿时骚动起来，喧嚣的声浪又掀了起来。

“梁进，加油！”

“五号，射门！”

这是看台南面二中学生的喊声。

“截住五号！”

“截住梁进！”

这是看台北面杏花煤矿中学学生的喊声。

观众的助威，使梁进的劲头更足了，他闪过了堵截的队员，把球拨到球门区左斜上方，距球门七米的位置上，侧转身子，挥动球杆，刚要来个反手射门，这当儿，杏花煤矿中学的中锋三号象支箭射来，梁进没有把球射出去，就被飞来的三号队员撞倒。

“嘟——”笛声响了，裁判员紧握双拳在胸前上下转动，这是非法冲撞的手势。

场上的队员停止了滑行，拄着球杆，等候裁判员的裁决。

裁判员等候摔倒的队员爬起来，好让二中罚球。可是，躺在冰上的队员，挣扎了几次，都没有爬起来，裁判员和队员知道出

事了，纷纷向梁进滑去。

界墙外的教练员、队员、医护人员见场上出事了，纷纷离开座席，打开界墙上的小门，朝场内奔去。

看台上乱了，吵儿八伙的，象一锅煮开的粥。

“梁进不被撞倒，这球准进！”

“时间到了，冠军是二中的。”

“杏花煤矿中学的三号真坏，没安好心。”

“这叫合理冲撞。”

“屁合理冲撞，合理冲撞有滑行这么远的吗？”

“梁进怕是摔坏了，怎么老半天没爬起来？”

看台上的秩序越来越乱，闹哄哄的，象一群蚂蚁，不少人离开座席，走了下来，朝球场奔去。有几个中学生竟翻过界墙，跳进冰场里。

比赛场上的扩音器响了：“观众同志们，请不要进入比赛场地，场上的事故由工作人员处理。”

听见扩音器里的宣告，一些人收住了脚步，回到座席上，还有一些人，不听劝告，仍旧朝场内奔去。

界墙的小门开了，几个人抬着受伤的冰球队员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

秩序刚刚恢复的看台又乱了，人们纷纷跑下来，一窝蜂似地涌向抬着梁进的人们。

## 第二章 床位的争吵

凌江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今天格外热闹，逢年过节一般。乳黄色教学楼的二层楼阳台下，悬挂着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贴着十二个白色的美术字：热烈欢迎冰球队新同学入校。红底衬白字，耀眼夺目！校园四周白杨树枝丫上，结满了形状奇异的树挂，好似一束束银花。乳黄色的楼房在琼枝玉叶的掩映下，显得恬淡，幽雅。一群麻雀在树枝间窜来窜去，把一束束雪花弹落下来，顿时，一群玉色“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麻雀们晃着褐色的小脑瓜，叽叽喳喳，欢快地叫着，仿佛唱着欢快的歌在欢迎冰球队员的到来。

体校的庭院，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焕然一新。教学楼一楼正厅的黑板报新换了一期，刊登着介绍体校的文章，老同学的欢迎辞，校长的贺词，反映体校生活的诗歌、散文。五颜六色的粉笔字和新颖别致的插图，把黑板点缀得如同一块艳丽的花圃。

置放在教学楼二楼阳台上的高音喇叭，一大清早就“哇喇哇喇”响了起来，反复不断地播送着歌曲和欢迎辞。

广播员同学甜甜的嗓音在校园上空飘荡着。

“热烈欢迎冰球队新同学入校！”

“热烈欢迎冰球队新同学入校！”

校门旁，支起了一面大鼓，田径队的大力士使劲地挥动着臂膀，把大鼓擂得震天响。打鼓的同学拍木了手掌，还在不停地拍着。

“咚！咚！咚！”

“锵！锵！锵！”

“咚锵！咚锵！咚咚锵！”

大轿车开进开出，把冰球队员一趟趟送进学校。老同学站在校门口迎候，待新同学一下汽车，立刻迎了上去，抢过他们肩上的行李，手中的东西，和他们亲热地拉着手，和他们亲热地说着话。

上午，学校召开了欢迎会，两鬓微霜的老校长语重心长的讲话，老同学热情洋溢的欢迎辞，象一束束火炬燃亮了冰球队员的心，温暖了冰球队员的身。他们感到心热，身烫，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腾腾的热气，周身的血液加快了运行的速度，奔流着，澎湃着。

中午，师生在一起聚餐，食堂的叔叔和阿姨拿出佳肴来招待这些新同学。

下午，老校长和教练丁方领着冰球队参观了校舍、体育设备、训练场地和活动室，观看了体操队、排球队、乒乓球队的表演。孩子们处处感到新奇，逛公园似的，这也想摸，那也想动，走不够，看不够。

老校长领着孩子边参观，边介绍体校的校史。体校从建立到现在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孩子们惊讶了，哎哟哟！比自己的年龄还长那么多哩。体校建立那年，老校长当时不过是一名三十刚刚出头，生气勃勃的篮球教练员，而今五十好几了，两鬓飞霜。在孩子们的眼里，是个老爷爷的模样了。二十多年来，体校为省、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运动员，有好几名运动员出国比赛

过，拿过金牌哩。孩子们歪着头，眼睛一眨不眨，聚精会神地听老校长讲述，仿佛在听一个古老神奇的故事，他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露出羡慕和崇敬的神色。

从太阳驱散笼罩校园的淡淡晨雾，到盏盏明灯燃亮整座楼房，整整一天，体校都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里。

晚饭过后，全校师生去看电影。

电影散场，同学们走出影院，已是皓月当空了。皎洁的月光把大地照得一片雪白，远山、楼房、树木、电杆，整个城市犹如浸泡在牛乳中。凌江的冬夜真美呀，好象童话中的水晶宫殿。

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走在敷着薄薄冰雪的水泥路面上，把一串串欢歌笑语撒向静谧、深邃的夜空。

进了体校庭院，走不上几步，就是宿舍楼，冰球队员最先推门进去。他们象一只只顽皮嬉耍的小鹿在水磨石的阶梯上“噔噔噔”跑着，象登山比赛似的，敲得楼台“噼叭噼叭”直响。

在报到后的第一次会议上，丁方就向刚刚入校的冰球队员宣布了校规，约法三章，其中有一条，不准在室内喧哗和打闹。他深知爱好体育的孩子不同别的孩子，天生爱动，爱闹，连走路也没个老实劲，不是把胳膊扭来扭去，就是把腿踢来踢去。果然，才一天多点时间，孩子们就把老师的话丢到了九霄云外。快乐是孩子们的天性，何况到了一个新鲜的环境，能不尽情地高兴高兴嘛！

跑在最前面的队员叫车田路，大脑壳，四方脸盘，一张阔嘴，一双招风耳朵。他跑到宿舍门口，回过头来，伸开双臂，得意地嚷道：“胜利啦！哈哈！我先登上珠穆朗玛峰，我是登山冠军。”

紧跟在他的后面，仅一步之差的魏一闻，撵了上来，用粗大的嗓门嚷道：“不算！谁坐在自个床上才算数。”

两人抢着拽门，“哐当”一声，门被拽开了，两人几乎同时挤了进去，进了屋子，不由得一愣。

“咦？屋子里有人。”

这些从全市各所中学选拔出来的冰球队员，相识不过一天多点的时间，在一起仅仅睡了一个晚上，彼此当然谈不到十分熟悉，但每个人的相貌还是记住了。

屋里的人他们不认识，显然是新来的同学。

新同学坐在紧靠窗户的空床上。新剪的学生头，整整齐齐。鼻梁高得出奇，中间部分分外突出，好象一座山峰。嘴角向上翘着，好象漫画家笔下夸张的嘴，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上身穿件浅灰色登山服，脖领露出绿色的毛衣领子。下身穿条烟色的裤子，脚蹬一双乌黑铮亮的皮鞋。整个给人一种整洁、干净的感觉。他身子倚在没有打开的行李上，手中摆弄着魔方。

车田路打量了一下新同学，问道：“你是冰球队的吗？”

“当然是了！”

“怎么才来？昨天我们就报到了，欢迎会开过了，宴会也举行过了，十八个菜，有鱼有肉还有鸡。这些好事，你都没赶上。嘿！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

新同学对车田路说的这些好事似乎不希罕，因为他没有露出羡慕和惋惜的神情，只是冷冷地回答：“今天早晨学校才通知我，坐晚上市郊车就赶来了，还算晚吗？听说开始还不同意收我哩。哼！一个破业余体校有啥了不起的，不知道人家乐不乐意来。”

车田路和魏一闯对视了一下，撇撇嘴。这位迟到的新同学够傲慢的，说话真狂。既然是破业余体校，还来干嘛。

车田路刚想问新同学的姓名，哪个学校的，室外响起了一连串“叭哒叭哒”的脚步声。门被推开了，同学们接二连三地涌进

了屋子。他们见来了生人，立刻停止了说笑，纷纷向新同学投出惊奇的目光。

“这不是殷高扬吗，怎么才来？”队员中有认识殷高扬的。

殷高扬扫了一眼走进屋子的同学，没好气地说：“才来？差不点来不了啦。听说原先不想要我哩，你们不欢迎？”

“怎么不欢迎？全市赫赫有名的冰球中锋，打着灯笼找不着哩。”

这话不知是对殷高扬的称赞，还是对他的讽刺。

殷高扬倒不计较这些，喜欢有人这样评价他。他把拼好的魔方扔到床上，站起来，问道：“球队谁是官？”

车田路问道：“你说啥官？”

“啥官？队长呗。”

“你问队长呀，同学们刚刚来，还没选哩。要说官倒有一个——”

“干什么的？”

“寝室长。不大不小，就管咱寝室的。”

“谁？”

“梁进。”车田路指着身后的梁进。

殷高扬听说梁进的名字，心不由得一震。他抬起头，打量着梁进。他个头不高，屋子里的同学，数他矮。长方脸，不太大的眼睛，但黑得发亮，挺有精神的，脸上挂着笑，和和善善的。

殷高扬和梁进虽然在比赛场上见过面，但彼此并不熟悉。比赛场上，队员穿着臃肿的一样颜色、一样式样的冰球服，戴着几乎遮盖脸面二分之一的头盔和护唇，加上滑行速度之快，谁也辨不清谁的面目，更谈不上对方叫什么名字。不过，梁进的名字他还是熟悉的。一来，梁进是全市中学生名声赫赫的边缘；二来，在结束不久的那场争夺冠军的决赛中，为使他不能射门，自己撞伤

了他。

真是冤家路窄，两人又碰上了，而且要在一起生活好几年，想到这，殷高扬心里不安起来。

殷高扬的到来，梁进没有象其他同学那样感到意外。他知道殷高扬今晚不到，明早准到。早饭过后，教练秦得飞找到了梁进，告诉他还有一名叫殷高扬的队员没来报到。当然，至于吸收殷高扬到体校，教练员们之间的分歧，没有透露给他。秦得飞知道结束不久的那场争夺冠军决赛中发生的那件事，怕两个孩子弄到一起，闹不团结，影响整个球队，事先得打一下预防针。秦得飞刚把话题引到这上面，梁进就爽快地说：“秦老师，快别说了，芝麻粒大的事还能记一辈子？打冰球哪个不挨撞，再说，他又不是故意坏我，是想夺冠军嘛。”

秦得飞见这个年龄不大的中学生心胸挺宽广，看不出对殷高扬有丝毫的记恨之心，便放下心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用厚实的手掌拍着梁进的肩膀，笑眯眯地说：“这就对了，这就好了。你不表态，我当然不放心了。殷高扬可能晚上就到校，对他要热情，你要带这个头。过去的事就算了，既往不咎，既往不咎嘛！他是个优秀的队员，头脑灵活，多智善断，身体强壮，滑行速度快，是咱球队的一根铁柱子。咱们队能否打出去，就靠你和他这些铁柱子。他是个难得的苗子，当然，也有缺点和不足，比如有点骄傲了，自信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嘛！何况是个孩子。别忘了，对殷高扬要热情！要热情！”

秦得飞不住地夸奖殷高扬，一再嘱咐梁进对他要热情。梁进默默地听着，没有出声。他听出来了，秦老师对殷高扬是十分宠爱的。

梁进再三向秦老师保证殷高扬到校后，决不提那件事，一定要热情对待他，和他友好相处，秦得飞才放心地离去。